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X60n1112

蓬折箴

宋 妙蓮撰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 次
- 卷目 次
  - 1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 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1112
蓬折箴

傳曰：實行韜光，高而不名；寡德適時，名而不高。吾宗有鐵翁者，自謂實學，好揚名於後世。高則不高，名品非名，鳥鼠之喻可也。羊齒右吾之後，聞律亦未我先。性好攻異，評薄前人，為先師所惡。每謂彼輕狂，出言無度，有束篾之詣。余雖知彼天性，且爾品可住其勤，使學而知之。惜乎曾未經遠，勃興慢習，初無正傳，唯自師心，妄生穿鑿，戕賊祖教，傍若無人。規攝愚徒，斐然著撰，甚多紕繆，略不缺疑。若較之於祖道未甞染指叨名叨位者，彼亦粗有取焉。余紹定間退自三山，叨濫湖心。座司一日忽來相訪，袖出所撰文藁一卷，口謂求證意，意在程伎。素知彼不識分量，妄作可[女*血]，說妙談玄，既無尺寸，如遠方村民誇於上國醜婦，說少時容貝，略無羞灑。余正若醒人陪於醉漢，只不苦較其是非，置於案上。經乎載後作一書，略示幾件太叨濫處而送還之。未知此文今亦流傳否？淳祐初，於滄洲方丈忽得終南家業，一見名題，不勝忻仰，豈謂宗中有此寧馨？及至展卷臨之，披讀首章，元來恰是懷家之子。破題便謂吾祖弘律以妙觀為本，蓋唯律中觀念對治，常爾一心，念除諸蓋等，但猶屬小觀，故引唯識妙觀而導之為弘律本。未審吾祖為弘律耶？為弘觀耶？若謂弘律，律何無本？若謂弘觀，何云弘律？謂雙弘在人，據行無可不可；既言弘律，正是約教，教有耳在，何庸借本斷彼為心？欲顯吾宗非事相之學，謂能除究，超拔苦賢。豈知翻為不識心、境，弄巧成拙。文中所論衣、食、四儀諸戒對治用心之處，在日用時須，故曲盡規猷，正明戒行。彼謂妙觀乃是迷名，不知於何處持戒而論心、境，即事而真，除位方能。至此地位，亦何忘戒？祖教專弘，所被之人本為新學，除明觀慧，酌示境緣，是約圓宗而成受體。善、惡事法，正作奉持；識對五塵，不容微蹤；要令博地，發趣知歸。大、小雖殊，律儀不異；會同三聚，圓契一乘；為道受隨，非同世善。所以疏：鈔

兩文開大乘解，緣法界境，發上品心，納善種體，起菩薩行，趣涅槃果，盡用圓實。大乘教受聲聞小戒，不分兩分，即權取實，始終一貫，令成究竟業。疏：圓宗戒體章中敘述次第，無不明顯。故文云：智知境緣，本是心作；不妄緣境，但唯一識。隨緣轉變，有彼有此。(文)先示境緣，令開大解。又云：欲了妄情，須知妄業，故作法受，還熏妄心。(文)依解緣境，發心受戒。又云：於本藏識成善種子，此戒體也。(文)正示圓宗所發戒體。已上同。鈔：我今發心受戒一句，又用以己要期之心與彼妙法相應，於彼法上有緣起之義，領納在心，名為戒體。又用未受戒前，惡遍法界，今欲進受，翻前惡境，並起善心，故戒發所因，還遍法界。(文)又云：猶有本種量心，故力有常。乃至下云：成化身佛等。(文)明隨行持犯，囑令常思遠期。大乘因、果同。鈔：為成三聚戒故，趣三解脫，求泥洹果。又以此法引導眾生等。兩文相照，如合符節。於但三聚有後受、前思之異，自非濟緣同。答：雖識圓宗遠，致此之二部所明大乘因、果，皆是三誓。而納具戒所發無作業體中，具令依修行，今文決顯。故濟緣云：今此直以大乘圓義以決前體，故羯磨經引薩婆多論為正量教。論云：凡欲受戒，先為說法開導，令於一切境起慈悲心，便得增上戒業。疏云：此之戒法，出家本務，素非懷大，定難容納，除有由矣。(文)律本家業，甚實在此。若使外求，去道轉遠。濟緣因釋教源云：教即律藏，律由戒生，故戒為律本。(文)三種理觀，隨律之經。祖教觀宜，用之有處。戒、觀兩門，須分心、境。戒以防禁為心，罪惡為境；觀以契會為心，寂理為境。雖有觀事生滅之句，此是事境，如智論因緣所生法也，非謂諦境。若約兩重能、所對拾，諦觀乃屬所破。諦觀相宜，如器諸淳朴，方名妙觀。又復須知修觀之法，的指一境，不容異念。如記主觀經新疏，通將三法從寬至狹，約心約佛，的揀所觀。所觀赴四成功，豈宜通慢使見？十六觀門，雖本一經，亦非文至。觀觀之後，皆結部正。天台大約四三昧判攝一代。經教所詮，明從行觀。三大部中，心觀

屬行，其餘二部皆是開解。雖只用觀，托事附法也。及心觀中，前之六章猶屬妙解。於正明境，的指事中一念為所觀境，專以三千而作指南。依經建立，方便正修，立定日限，破妄顯真。慮境觀鑽，境觀鑽研，所發疑悞，須明十境，以別邪、正。修觀大約，鄭重如此。又復三藏分宗，經詮定學，專明三昧；律詮戒學，唯論持犯；論詮慧學，開二智明。不無交至，皆名隨說。戒學到家，究竟三聚；定學到家，究竟唯識(且約今宗)。皆能至果，同成佛慧。戒無慧解，但是利使；觀無慧解，乃屬事禪。戒是能防，業是所防；觀是能修，定屬所修，猶智度故。若戒，若業，若觀，若禪，無有一法不至果位。今部文中或明解、慧及示理、觀，成就圓宗，受隨妙戒。是以疏鈔或約聖位淺、深，或約根性利、鈍，三乘、三學相比。相比相決，想屬開、解，為出家本務，期成聖道。出家之言，須約人、約行，始修論之；非約戒、約位，局初心即斷。故受戒篇及沙彌篇言：聖道行，元始未曾。今是入道初步，須知趣向，要令進學。若懺篇中列三種理觀，令任智觀緣，化制雙行，為除業本。又復所滅乃至成罪，當須融導，成無生懺。不同戒、行，遮未起非，恒須防禁，不可妄情。戒、觀兩分，當如此知。吾祖設教，令開大乘解、慧，專依小乘受隨，無不盡善。四儀動用，嚴切護持。明知於唯識理上縱妄成業，欲返妄源，作法受具。所破既除，嚴禁愈切，是戒勝行，何言妙觀？故業疏云：成善種子，此戒體也。以凡夫妄念，執着妄境，若非戒解，無由得脫。故律序云：縛着由此解。圓妙理觀，佛地未妄，今令初心為本，持戒如何操趣？了妄全真，不可不知也。元始未曾，誠哉是言。若使鐵翁曾於戒觀留心試採，終不有此元稽妄說，不識分量，誇憚狂言。下文至教，臨時指示，會源列門，諸門觀法，題下註字，急宜去之，恐悞新學，以致妄戒。正文誦習，甚益初機，弘立標科及諸子註，多順己見，未可全依。余年老灰懶，無心細讀，加我數年，可為絆正，推功觀行，埋沒律宗。祖道全真妄本，吾祖著撰，自有準繩。然歸敬儀、淨心觀等，解慧通被，行業圓宗，化制雙弘，真俗並運，雖許凡學通攝

觀機，此屬化門無混制，教部流布，祖意可知。孟浪故來，不稱正量，摘其過濫，何可勝言？一則律學無本，二乃化制不分，三三學失次，四使後昆越學，五攝機不盡，六不識所宗，七玷辱祖師，八全迷戒相，九暗托觀門，十矯異常途。略提此十，其失尚多，因此忤心，餘不忍看。歲晚赴壇，忽聞祖教持癈善戒受大之說，既乖所學，甚不入耳。下壇歸寺，偶得重圓亂道，讀主揭倒四重樓閣，豁開其義圓門之句，不勝傷嘆，毀滅大乘，謗讖祖教，泥梨苦報，略無畏忌。若謂法花開顯，白四須大，善戒漸次，故為揭倒。既開五義圓門，何獨不至四重樓閣？不知開顯，正為於此。

敢問法花開顯，唯開聲聞、開菩薩否？聲聞多種，開何聲聞而得作佛？開顯當機，如何破顯？開顯之旨，切在於何？吾祖今家，如何建立？開顯之後，有聲聞法可修學否？如上諸事，彼皆冥然，誑謾閭閻，巧弄唇舌，部風一皷，滿座生疑，善戒正經，無人敢道，滅法謗祖，盲瞽來蒙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？便力破以救祖乘。緣彼新學，多所艷慕，有訪訓蒙，但作一書，具禮設諫，問答？享，略彼所為，故不介意。後每相見，略無擊節，自謂聞義，能徙宗中之耄。後聞有折蓬之作，欲見無由。近因所見，引之？盲，修習為徒，殊非靜子，自無見解，任拘牽行，廣印流通。偶得一家本，初讀之，甚令人疑；次讀之，可令人笑；再讀之，極令人憂。據彼折說，何足為破？明眼人前，自為笑具。但慮末代新學，生知者少，因此愚迷，不極究源流，浸成部種。若不指斥，漸翳祖乘，傳布後昆，恐成重害，未免饒舌。聊述所知，以示將來，非余所好。

欲明此意，先定本。須知今是依四分律受具足戒，但能除用圓實教旨，遠取如來本懷緣境，契唯識宗乘發心，起大慈勝行，開明心境，融導發門，要誓無遺，期向遠大。所發無作，義具三聚；所成業體，同大乘體。故鈔云：我令發心受戒，為成三聚戒故，趣三解脫門，正求泥洹果業。疏云：是故行人常思此行即是三聚。良以解

心既妙，發限莫物；願行相扶，域心有處。論其名位，是聲聞人有大聲聞氣分，只可謂新發意菩薩。正如普明菩薩經云：如剎利王縱與賤通，所懷者貴，即名王子；無上發法縱與眾生賤之人合，生菩提心，名佛其子。(經文)眾生之言說九界，所謂人、天、小善、部見、嚴王、惡逆、調達等，咸開作佛。今是無上發法與賊聲聞夫人合，所發業種成佛有分。由圓理含容，包攝無外，即此小戒當處究竟，乃至佛果成，名體不轉。若將此體為菩薩體，返見聲聞，無此圓體。所以說主恐迷此，於諸文中節節發問：此與菩薩戒體為同為異？必有異同，學者尋之。或云：體同緣異。但言其同，已是二體，況云緣異？古德云：所言體同，乃據體性。若約體相，亦所不同。圓理具法法全，同法無濫。若混為一，何為具法？經云：七寶大車，其數無量。人問：既得此體，還用受菩薩戒否？若不須受，約大判持犯耶？答云：須受無作，業重發否？若如汝說，既得此體，後不須受，何不約大？准梵網等經，依行相奉持，却自甘心而犯諸戒。汝云曾釋，還看經否？若據汝所妄解祖文，無可不可，無作重否？正汝愚迷，瞥爾起心，殃墜無間。具緣受大，豈無無作？既本圓極，約義已具，只一三聚，無二三聚。為稟大先容，其義在此。如投水海中，若風中皷囊，雖有大聖智，只不能分別。至納大時，無別三聚。自非記主具擇法眼，深窮化制，誰能曉此折蓬愚執？正知經中有田舍子，見貴人以鹽着食中，問云：何以故爾？貴人答云：此鹽能美。彼即自謂尚美，初自未必多，遂滿口食，為鹹所苦，返責貴人。貴人曰：癡人！調和可也，如何純食？彼亦如是，一味貪圓樂勝，不知所以圓勝。吾祖聖智，若依當分小乘而受隨者，猶在半途，未為究竟。或令初步直造大方，依大乘經受菩薩戒，時長行遠，力量未充，大行難行，終成退墮。所以深鑒機宜，用大乘心受聲聞戒，非令數寶，實使成功，進大有由，不致中輟，漸漸修學，成佛有期。若非究竟，我祖乘願信投無地，窮理盡性，唯在世尊。始自鹿野苑中，歷於方等般若，大機既發，開顯是時，斷送聲聞入大人境界，却云：即此便是，更不須受。既發大心，期

向深遠，既納小戒，戒行易成，大小相資，終成佛道。非獨終南聖師，亦出法正部主。權實二智，本起佛心，巧說發門，曲被我等，不窮佛祖，妄鑿愚情，如此狂迷，何稱善解？折蓬破顯，乃至一非文意(依律立法之意)，二共圓旨，既虧斯二，言何所憑？觀此文意，欲自作崖岸，令人信重，不知返彰醜拙，起他輕誚。

蓬云：議論非一日矣，撿文非不明矣，思慮非不細。如是留心，技止此耳。若使議論之不文，撿文之不明，思慮之不細，又復何如？彼云：古今傳習之妄，謂依善戒而受，輒以四樓巧資唇舌，甚乖本趣。且善戒四重樓閣乃屬經藏，自出佛心，通明受戒、進趣等級，誰謂祖師依彼立法而受具戒？誰謂進趣不由期道，莊人之共，談己之短？下文節節云：他依經立法受具，吾祖所宗自是四分，準建立法受具足戒，何涉彼經云非文意？縱使說者能引彼文證今而受，四戒次第有何不可？今家所行，先五次十，方堪進具，與彼何別？若謂今依法美開顯，白四預大，何須依文先受亦戒，重非次第？或言：始從五戒，終吾白四，無非圓受。第四進大，圓受何始？豈非佛意？何失圓旨？善戒四重，伏自往古諸佛至今釋迦世尊，唯除美嚴，通漸通頓，洎乎鹿苑小而來，終至法花，皆是倒受。次則四戒皆次，圓則四戒皆圓，通為一乘而作弄引。若圓若次，皆不可逃四重進趣。又復須知圓不礙次，次不礙圓。若據佛意，始終在圓，但以機緣未了，故以三戒迭為方便，令歸大乘。只以今家建立家初，便令發大慈心，其在此故。疏云：向不緣慈，如何容大？意在後也。此是佛意，經亦如之。進趣當然，豈容別儀？法花開顯，正緣定性。聲聞及退大者，保任既重，乖難難入大。如來方便調停到此，有可開義，故說三周開權顯實，總使三乘同入一乘，豈唯法華是今所依、善戒為今所癈？說主自云善戒四重，即法花部從漸受也(文)。汝謂今家癈善戒者，癈在何文？若據濟緣，梵網斥二乘為絕見、善戒指小法為方便等句，自是引據今家立圓宗之意，故將二部對挍須漸善戒，漸機受之皆次、圓機受之皆圓，但不同法花涅槃能

圓獨妙、大小圓融，故引二經為今圓宗，用大受小而為亦據，豈癈彼耶？不分只是一乘妙戒，濟緣乃云是知如來唯有一乘圓極妙戒，華嚴直與鹿苑曲，三世十方莫不皆爾。若據法華開顯，正是開此漸機，諸大聲聞從鹿苑來，非漸是何？但由法花已前未盡顯說聲聞作佛，有乖圓宗點小即大之義，故揀善戒非今亦據，何是持癈？台宗自謂法花非漸非頓，亦不書云不用受大便為菩薩，經中雖云汝等所行是菩薩道，乃點化保證引進之意。經云舍利弗！汝於未來世遇無量無邊不可思議劫奉持正法，具足菩薩所行之道，當得作佛。記家前明法體云於菩薩戒中摘取小分以為五八十具，後既開顯盡用付之，付之盡在何時？又云殺盜已制不復重明，重明之言為指何處？觀後結文其意自見。若如汝說唯是白四得受大戒，今梵網經亦不可用，無稽妄說如何可依(梵網付為邪見，亦是要令入大之意)？

蓬云：五六百年發門抑塞，乃至又缺涅尋，何能釋然？且大智律師中興發觀，正是間生，誰不尅伏？彰汝之勝，抑彼之長，欲使愚徒稽首加嘆。子路賢於仲尼，欺罔不小，若非此意，何出此言？說主一出，圓宗發旨，湛然明白，代不立賢，主今無昧。只如竹溪先祖、拙菴宗匠，較汝淺陋，天地懸殊，說妙談玄，異稱美汝，何輕消謂缺溫尋？誑妄來蒙，敢此逾分，只知開口，不覺舌頭長。

蓬云：余於他文說之頗譯，由是知彼說謬傳誑，愚人久矣，豈止今日？又云：未審曾看彼經否？彼經依經建立受法為戒何事，首引多論起慈心為成何法。疏釋此文乃云：此之戒法者，於何戒耶？定難容納，何時納耶？此之四端皆為受具，誰不知之？料彼曲見即此小受便為納大，自謂得意，強設難疑。所以下文白四受大，無稽橫議，混亂發門。勝鬘經中三乘初業不愚於法，非彼所知。平年始學，及至而今，不曉發門，不分化制，不明受隨，不識因果。圓是理體，大屬發門，白四納大，大小混亂。記釋鈔中發心受戒，謂即今所受比丘戒也。又釋疏中當思此行，謂白四所受聲聞戒也。除體

發門，何曾言大？圓實理體，化制難分，不識義具，便為三聚。記中因釋徹縱瞥爾，制業分之，則無有濫。資持又問：今此所受為即三聚？為非三聚？若云即者，後須更受菩薩戒否？又復大小混亂，如何分別？若云非者，戒從心發，既發此心，那非此戒？大見錯解，使自求之。彼不自求，故致錯解。何不詳究云即者以下諸句，却若云非下之言而成迷悞？受是願體，即行用。大乘因果，自行化他，要誓深遠，業體圓具。當於隨行，當思修頭，遠期進受大乘三聚，趣三解脫。自行、化他，同歸究竟；受、隨交混，直成妄執。大乘因者，諸法實相；大乘果者，諸法實相。受大方是真因，是以法花受聲聞記，令無量無數不思議劫行菩薩行，當得成佛。白四言下，三聚究竟。彼說因、果輕易若此，因不識此四種之法，是故始終顛倒無歸。出家本務慕果修圓，自行、化他，城心有處，要在初步。因誓發心，一時圓具；業作、無作，為善種子。如是立誓，猶屬妄念。故事鈔中如此發心，尚是部堪。引智論云：始學凡夫，部心中悟。解心既妙，能契實理。實理色容，無法不具。濟緣得意，故會三誓、三戒、三行、三脫、三佛、三慧，在乎一念。隨舉一法，即具一切。言有前後，理無各別。如是心受，即發圓體；如是心持，即成圓行。圓頓之義，豈過於此？華嚴無上菩提本淨，各能如是者，是名奉律涅槃。欲見佛性，證大涅槃，必須深心修持淨戒。皆此意也。下文又云：欲正受時，遍緣法界，留力發三誓。翻業三障，由心、業、力結成種子，自為戒體。濟緣正恐執此圓義不分大、小，故乃問云：發有分齊，何須此示？答云：為成本宗分通義故，乃至扶通深之部意，為稟大之先容。鈔：敘發心為成三聚，此明隨行。次對三身，願、行相扶，彼此交映。彼則期心後受，此乃即行前修，方見圓宗深有來致。彼云：引余已決之文而生詰難，未審此蓬為如何決？又云：為見講學，蓬心曲見；埋沒祖乘，蓬心埋沒。正是等汝，何推講學？汝之所說，都是曲巧，妄生穿鑿，全非正義。記云：即行前修，汝謂白四納大。既已納大，如何論即？疏曰：意在後也。若非後受，望誰為前？是則無聚可成，無身可

對。若謂望果，又且無因。或云：點小即大，復自無小可點。無小無大，如何論即？然如之即，正是鼠即。但聞即名，不識即義。常思此行即是小行，此即有小；即是三聚即是大行，此則有大。在小思大，妙行圓融，與大相應，然後納大。正是祖意，豈容妄說？記云：即行前修，斯言在此。下文之云：當知即是發菩提，修大慈行，求無上果，此名實道，此即大乘。(當知即是，此即大乘，及諸此字，畢竟指誰？)三世如來、十方諸佛示生唱滅，須開漸誘。百千方便、無量法門、種種施為，莫不由此。

又問云：三聚三身，為同為別？語異義一。三身即是三聚三誓，心佛無差，因果不二。能如此者，始名圓戒，是波羅蜜，即究竟木叉。是知行人若發此心，若獲此體，即是三世佛種。如上記文，若因若果，自行化他，皆是願體具上諸法。如地具桃李，雖未出土，枝葉婆娑，何分修性善種子者，即是此義。斯乃直顯心業圓具之相，如何將為已成三聚？若使即是究竟三聚，亦須即是究竟三佛，無量法門皆悉現前，是則天然彌勒，自然釋迦。何故祖師下云：修顯名法身佛。豈以所發戒體為已成因果？是以疏家恣妄此體。約具明，即囑令常思。記主云：此行即白四所發聲聞戒也。由契圓理，立誓稟受，故此願體能具諸法。前發戒緣中云：此之戒法，出家本務，素非懷大，定難容納。深有由矣。又又向不緣慈，如何容大？意在後也。後結指云：今識前緣，修歸大乘，城心於處。故知祖師一部文始終在此。約受約隨，建立圓宗，成就此行，正為受大。先容欲成三聚妙戒，全不能體佛法大意，過過！只欲白四受大，癈善戒四重。彼云：白四竟時，思願滿足，暢遂所期，三聚究竟。豈非上品受大成就之處？

問：正白四時，用緣慈否？答：不用緣。無作業體從何而發？若用緣者，祖師疏中何言為向？若在此時，正為納大，祖師何云意在後也？今論受戒，所立之誓不獨新惡，所發之戒不但律儀，所行之行

不專為己，所成之果不住無學，成此圓機堪受。大鈔云：為成三聚其意在，豈不須受即便是耶？如昔先師全以四分為大乘故。資持破云：四分是大，時何為小？即應梵網體行全同，菩薩、聲聞二戒無別。定知不爾。是以祖師語意從容，義當分通，深扶發旨。

又問：上品心者，為全是大，為分通耶？答：扶成本宗分通義耳。今彼乃云：上品受大，雖本分通，終為發局，立圓決發，成於分通。上品受小，何云受大？上品發心是圓義，何云雖本分通，更立圓決？須知上品圓受，正是要顯本宗分通，是則圓宗上品，即是分通，三無差別。若大乘三聚，本來自圓，亦何須立？只緣此大在小，故由分通。若使決得成大，則亦不用別立。故濟緣云：既分通，何須別立？答：義雖通大，發終局小，不可濫通，故須別立。今詳彼說，有三不可：一則上品圓受，為小非大；二乃上品即圓，不可分二；三正決義通，何云決發？記云：發中局小，可不明乎？故知上品圓受，舒之則包大小，捲之則唯四分。鈔云：我今受戒，為成三聚戒故。三聚戒者，是何法相？於瓔珞經云：菩薩三聚，攝行斯盡。攝律儀者，律儀禁惡，結業煩惱，究竟斷故；攝善法者，世出世間，大小修證，究竟修故；攝眾生者，一切含識，究竟度故。若但因誓發心，不曾依經稟細；但是虛發解誓，不成大戒持犯。經令千里求師，豈容變易？今是凡夫，果證未有，戒行亦虧，雖一心，要須力進。古人所謂解容圓發，行為漸修。

問：既須漸修，恐妨圓義。答：終日漸修，終日圓進。若不爾者，初住圓人尚有四十品無明未破，還須漸斷，豈非圓耶？佛祖正發，坦然明白，邪人說之成邪法。如上祖文，正意雖顯，彼用蓬心，曲巧穿鑿，恐惑後昆。未說斜、正，更引疏鈔，重加釋顯。羯磨經中首引多論：凡欲受戒，於一切境上起慈悲心，得增上戒。

問：所引多論，乃屬有宗，起慈納戒，即分通義？答：說云諸部，時有此意，但不如四分五義的然。今與助顯，此見佛祖意，非發意

也。吾佛世尊，不覺陋池。

問：今既約圓發，上品須具三誓為戒，三戒但云起慈，止是度生？答：濟緣云：然雖三戒彼此五具，至於修奉，恒用攝生，則能任用含攝一切，豈止餘聚耶？論云：凡欲受戒。既云凡欲，必不揀大小，非止四分：一、為三乘初業；二、乃出家本務。疏家得意在下，釋文。文云：此之戒法，出家本務，素非懷大，定難容納，深有由者。釋上此之戒法，依論起慈，乃乘初業，不愚於法。又云：向不緣慈，如何容大？意在後也。釋上出家本務，期向遠大，得在此，莫如折蓬，將方便發。向不得已而釋此法，返責余四，得意何淺？淺在老兄，何推於我？疏云：如善戒經，菩薩戒本即七眾所受者是也。向不緣慈，如何容大？意在後也。

蓬云：疏家即是引證之語。引證之語，何待汝說？祖非引證，汝妄說也。記主自云：准此經意，凡為比丘，必受菩薩大戒。今受小戒，向前緣慈，為受大戒，故意在後也。汝凡見引，便謂他人依經立法，受具足戒，妄云起慈納大，有所承據。起慈納小，何為納大？正緣記慈納小，為後納大，容是故疏。記妄曲釋，顯全不曾者，若經中無一本字，亦可如汝穿鑿妄解。若七受戒即菩薩戒，何用立本？只消便云菩薩七眾所受者。今受七眾戒，不受菩薩戒者，但有能受之本，而無所受之法。

蓬云：七眾既許受菩薩戒比丘受具納大，何疑？除汝一人，誰曾不許七眾受菩薩戒比丘受具納大？於白何(文)？如瘟病人，隼執未退，故多亂話謗祖。畢竟是誰？蓋由不識大是發門，圓乃理慧。既圓，所發小體，同大乘體。記中每云：此之體，此之一字，為拘於何？鈔云：我今發心受戒，為成三聚戒故，趣三解脫門，正求泥洹果。又以此法引導眾生，今至涅槃，令法久住。發心受戒，即發大心，為成三聚，趣三解脫門，正求泥洹果。又以此法引導眾生，令至涅槃，令法久住。發心受戒，即發大心，為成三聚，趣三解脫，

即行大行，求泥洹果，即感大果。又以此法引導眾生，即起大發，令至涅槃，即歸大處。(與天台五略暗。)此是三誓中遠期因果。(莫知愚人非發心三誓註釋。)余曾看資持中節文解釋，自作三行分之云：發心受者，即今正受比丘戒也。為成三聚，趣三解脫門。遠期大乘三學，即因行也。求大涅槃，即圓果也。(已上皆為自行。)又以下。(化他行。)今法下。(談法行。)汝云除此三句引證之文，餘無一言關涉善戒，想不曾看。疏中前明須漸通局中云：如善戒經：欲受菩薩戒者，先當淨心受七眾戒，趣菩薩道。欲知大戒唯是漸受。(文。)且不曾言白四須大也。又濟緣云：如前善戒受五習十等，余無一言，豈非欺誑？圓宗癈大，文在何處？此謗截舌，猶不可誓。若云不待受大之句，是汝不曉。下文委示。

敢問：上伸受緣猶涉權小者，若言所依之發、所立之法正是權小，為今所本，何云猶涉？若據能發之緣、能領之心自屬圓大，何謂權小？經及疏鈔兩處立緣，並引多論立緣起慈為正發重，聖行發明，盡約大乘圓義。記主顯釋，更有何圓在此之外？汝不曾看，却道是我上品之言。論中雖說，但論心中濃薄，不明其相。祖師契圓實理發，約義而立，作圓宗本，何云出論？汝說圓宗只知出體之文，不了始終一貫，文出業疏，義該諸文資持；約體分發，通判一代能詮。故云且依業三宗，以一家處判，乃示臨出，文在業疏。若為然者，空、有兩宗亦唯出此。故濟緣引疏鈔兩文，對明受隨三聚三身之後，結云：方見圓宗深有來致。豈是圓宗唯出業疏？彼又云：前依宗出法，後即立圓決通。依宗出法，正為依受，豈有受已始論決通而分前後？是言何言？欲不知前約圓宗受，後得示圓余。所謂我祖得意者，得用圓受小，是三乘初業出家本務，期尚遠大之意。汝尚不曉我言，豈能了此祖意？重關亂道，掩耳惡關，來此提撕，可見無恥。須知三聚大義，鈔在發心處說。疏：於隨行中明畢竟二部受隨相貫，要識大意，不可逐文。彼又引祖文：大、小兩業，理無分隔。鹿苑、雙林，大、小互益。不審彼意，知是何發？唱小發

大，顯大成小，豈於大、小規矩之外別有發耶？緣不識此是大機令從小入，小機合從大入，此乃果佛三密赴機。台宗據此立不定、秘密兩發，唯佛能說，如何將此說法悟道？證今約緣發戒，此文可破汝之妄執，定須修觀，方能破惑顯理。余所謂圓發章中決顯前受者，自謂前既約圓約體，後故得說為善種子也。至此明示，故云決顯。下疊難意，破余所決大、決小、決體、決儀。今家既非依經受，盡是野決，非實儀論。吾祖師立圓宗，正為扶成本宗，分通義故，為成三聚。何是上決空有？決空有者，顯圓融之用。濟緣所云捨此二經，餘無此義者，正示圓宗師據，乃明用大受小，非謂用小受大。大小圓融，唯出二經。法花開聲聞作佛，涅槃扶小律談常。蓋由戒禁業，非起心毒，四分雖禁，未窮其本，故准二經圓融之意，別立一宗，開廣戒學，窮理盡性，進受三聚，究竟到家，非是依經受戒，白四須大也。圓宗分通義如前說。緣汝不識，妄分兩意，由不識故，堅執為大，言圓不局大，言大未必皆圓。是故記主正恐迷此，特伸問答，汝更曲消，轉增欺誑。記中自云：白四，聲聞戒也，何偷兩字迷惑於人？點小即大，汝不識即，故將此小即彼大戒，不知此小由理圓故，全體同大，方是即義。記云：若獲此體，此之一字對彼大戒，汝因不識，返執為據。若使白四受得大戒，正合文意，何須同決？上品受具，正是圓義。所言決者，顯說上品圓受之義。汝云未圓，待決方圓。若依發心納體已竟，至後隨行，方為圓戒，何有此理？若謂後圓決前立法，故成圓受。祖行排布，次第有儀，緣境發心，依心受戒，然後示體，始終一貫。說有前後，理攝絕，豈是至後明體章中方立圓決？是何議論？況答意中所引善戒，三為方便，仍宗通除，自能不住，立圓扶成，為大先容。不識文理，妄折記文，最為可惡。自初至後，故前三戒並名方便。先敘善戒，次受之相。假宗知權之下四句之文，顯今圓受，正答問意。故文四假宗知權，不住方便，符通除之部意，為稟大之先容。汝云假宗知權，即於小法便成究竟。文中何不直云不用方便，而言不住？不住正謂在小慕大，豈非先容？記中四句，文理相貫，

答釋甚明。是何學人為汝胡酒？汝謂我迷，汝非是迷，直是欺誑。又云：稟大先容者，立圓為稟具，納三聚也。據汝立義，立圓在後，決前師受，受居圓前，先容何在？況今答意正在隨行，取圓受圓，隨為稟大先容，豈為稟恩先容耶？又云：有何一句為後大先容？當面蹉過。濟緣明謂：鈔敘發心，為成三聚。此明隨行，次對三身，受隨相應，無非為大。若如汝妄說，何故資持釋為成三聚，為遠期大乘？戒學遠期，豈在今受？大乘三學，何非後大？又云：期心後受，謂在受具。此又迷倒猶甚。此亦答前用圓之意。追釋鈔文，為成三聚，所以用圓；若指受具，豈是於後？又云：前修乃望果為前，大智律師太欺我哉！誰便不知修行在前，證果在後？特勞指示。如此釋義，直如兒戲。即行前修者，已於具戒能立三誓，所發無作，義具三聚。前修乃由漸之行。汝於大乘不知等分，一味輕視諸祖大、小雙弘。如來推實二智，無非化導，令從小進大，全於此義曾未經懷。又云：受緣大乘，且據分通；後立圓宗，乃論圓受。是何說話穿鑿祖乘？書中所謂約圓受，受後圓者，正難此妄，却云：我醉，立緣何為？若使與後圓宗，不問受在何時。汝見疏中立圓宗處在後明體章中，前所立緣為受戒否？若用受戒，又且未圓；若不用受，却成虛設。所謂大乘，正是言今圓宗受，隨奪多種，誰便不知？汝所揀者，殊非通論。凡言大乘，有不同義。但在能詮，乃有隔歷；圓融之異，所詮何別？故云：一切大乘，莫不皆以妙理為體。此體之外，復有何理為大乘耶？汝引祖文，所用不全，皆屬前事，大乘何別？今立圓宗，正取一實，豈於圓受而分兩樣？欲彰深究，返成穿鑿。疏中作法受者，正是迷前緣受之相。若乃至此，方是圓宗所論受戒，謂此圓受與前不同。敢問疏中依論起慈？鈔：敘上而發心，無非皆是用大受小，大、小相即，正是圓義。但逐文相，不思大意。濟緣云：雖三戒互具，至於修奉，恒用攝生，任運含攝一切。豈止三聚含攝一切是圓義否？起慈納戒，非攝生耶？疏：鈔：兩文一宗論受，雖包權、實，祖意在圓。若分兩意，却見二部次第排布，皆非了義。又云：疏中提起小法，以圓決

顯之處，與疏鈔乎常引用之文天別。此又見汝留心穿鑿，而無遠致。此是祖師用圓之處，圓何嘗別提與不提？但觀文中大、小無間，即是用圓。緣境起慈，皆為受具；善戒七眾，為菩薩本。鈔中受小為戒，三聚法花開顯，涅槃重扶，無非此意。汝因不見提起決顯，便謂天別。朝四暮三，小兒見解，逐語之徒，何見儀道？彼破余曰：不見排布受儀，便語圓無受文。彼若不醉，何出此言？料彼曲見，將圓宗於體之文方明圓受。不知前論發心，唯取上品；今明戒體，意在圓宗。始終相應，受隨一貫，故致此文究竟敘述。前將二部次第融通，如合符節，其理昭然。則知彼欲也能指圓宗受文，故假外問謗讟古人。設有此問，亦何須答？外學何知欲顯異？又是不曉一宗大意，故此穿鑿，何不自差？先輩歷陳著撰，賺人處多，囑令我看，欲辨是非，付之來哲。余云：分通屬機發者，汝何能識如來洞照有此機？設此發，由其在小不住於小，慕大未歸於大。是故設發，小中露大，大中容小。部主知此，故立一宗。道證無學，即是小理；終歸實道，即是大理。記云：深有兼淺之能，發蘊分通之義。豈非此意？彼引事鈔，發三種心，收三種發，詮三種理。三種心非機耶？教非發耶？性相二空但是推折，蓬相不同，皆局機也。真空何異？只一權理，縱是大乘十八空、二十空等，皆從境立，空亦無別。受具習大，佛祖明文，却敢斥云：是何言教？若謂破我不曉，何不破妄說？余云：受與不受自屬機者，言時人也。今或有人雖知大為究竟，自識分量不可奇小，且守已納，未欲進大，豈不由他？何權妙覺？折蓬始末皆是不解文義，所以曲巧妄破，不思便矩，翻怒汲深。汝謂濟緣所問菩薩戒同異等文，不待詳而自顯，爭奈折蓬不能詳，何由自顯？記主明云必有同異，汝何得言恐疑有異？佛祖記主皆令後受，汝何斥為不了之師？驗汝出言，全無準則。余云：太圓具圓，是則未是，皆破汝。汝都不曉，却推教法白四受大，豈非太也？但能圓小，不能圓大，豈欠也？將圓為大，是則未是，本謂良馬，故不註脚。今如此釋，駑駘亦曉。法花開顯，祖師立圓，記主三義，誰云未是？有何欠剩？余書云：只緣將

此大戒推與他家，乃至只一待字難消，故持將為癈大。正為點汝愚迷，却將莊做佛祖。汝凡見書中說汝短處，便祖發。祖師謂：我今發心受戒，為成三聚戒故，何曾不受推與他家？若云即此便是成今納大資持，何云遠期大乘三學？遠期之言豈即耶？汝若不肯受大，豈得因汝不受三聚，絕滅他家盛行？豈非推與彼

蓬破。余曰：必謂不稟三聚羯磨，為推與他淺局之見也。余四除也，非淺局矣。汝模不著，謂淺局耳。只緣汝素不識事理，圓是理體，受是事用。聖人有悟中之事理，凡夫有迷中之事理。迷悟雖殊，事理不二。理則法法圓融，事乃一一不濫。理不誰事？事非理外，事理一如，方稱圓極。台宗乃明事理二造，性具緣生，究竟為一。汝云白四言下，尚發三聚，是誰亂道？引來況釋。若使大中缺事，則令小內虧圓。由汝殘毀祖乘，故斥包羅不盡。記云：前並小教，此是大乘。以大決小，不待受大，即圓頓義。此之一字，乃指圓體。以大決，即小是大，故云決也。由理圓故，故不待受，正彰頓義。若容不受，合言不用。妙盡於此，雙弘可也，何無律本？文云今宗教唯開會皆一乘者，教既一乘，何須本觀？終南妙觀，本即一乘，何待開會方稱為妙？便是戒學亦即如來本有一乘圓極妙戒，法華但是開顯而已。戒體章中記主深達，實異常途，折蓬達意，雖欲返常，不能合道。凡為修觀，有法有體，有行有相，不知今律以何為本？吾佛受戒，鹿苑最初，一乎善來，斷惑一輪，道證初果，不知幾時修觀而亦證聖？諸經結益，即座證真，未曾修觀，便得悟道。鹿苑雙林，大小互蓋，想此即是錯修觀道，故使大小得益不同，十方世界六根六塵皆能入道。若不修觀，只是世善，見取結使，封及信讀，好自招收，無宜推托。破余書中以太圓破一乘，畫蚯破立觀，學之不到，一恣意言。試問識看，此是話誰？皮裏無血，豈是活漢？余云：弘律以戒為本，以持犯為正。

蓬云：彼以乳兒通知之語，以惑聾盲，使其易信。余曰：雖是乳兒通知之語，爭奈鐵翁不知祖文，自云律宗。其唯持犯之相實深，非夫積學洞癈，窮幽盡理者，則斯義難見。汝謂易知，故多妄解。妙觀之義，誰不知要？用不得處，翻成誑妄。

折蓬云：余每見吾宗學者，以祖師諸文示觀，各有別意，乃至五例解中，曾辨此一段文，所謂全迷戒相，暗托觀門。欲明此意，先須定境。是約圓宗而論受隨，須以法界為量，仍知事理不同，不分而分。修觀據理，受戒緣事，不出只是十界依正。雖事理相即，用與不同，不可一槩。故事鈔云：未受已前，惡遍法界。今欲進受，翻前惡境，並起善心，故戒發所因，還遍法界。又復須知圓宗戒限，通禁十惡，意地瞥起，盡屬所防，總歸制限，未涉觀門。此是通論大教限量。若約戒觀，的示用心，所依無過衣食四儀、語默動靜。然而此境自不能戒善惡業行，但由戒觀依此而行。戒學言之，森然萬境，何事非持？日用時須，不出在此。是故祖文備立群篇，廣引三藏，欲令謹守無犯，所以深切著明，決同大小律儀。遠受大，須先具大，故云不待受大。後若無待，圓須何成？不識字義，妄云分曉，莫污祖文，庶免苦報。癈大甚明，言無畏忌，持興謗妄，可謂無事造罪也。

彼引書云：立圓既總，大小雙弘，乃至可令人笑。此一段欠，半是愚迷，半是欺圓。法花開權顯實，涅槃扶律談常，終窮至極，純圓獨妙。吾祖依此建立圓宗，是圓極否？用此圓乘，是弘大否？專權戒律，非專弘小。那善戒七眾所受，為菩薩本事。鈔：我今受戒，為成三聚。此等双弘，何為隔歷？經云：但念空、無相、無作，於菩薩法心不善樂，初聞佛法，遇便信受，思惟取證，是辨得小。十方佛土中，唯有一乘法，無二無三，是辨得大。若我待說所因成就阿耨菩提，必以大乘而得度脫。汝等所行，是菩薩道諸開顯也。雖是戲汝，甚有義焉。不肯依經受菩薩戒，是不辨大。直以白四，便

發三聚，是不辨小。中開橫儀，皆是綺語，何堪推究？却欲笑我，何不自笑？

折蓬云：吾祖弘律，以妙觀為事相之等，聞斯心驚，不足怪也。非獨余聞而生驚怪，記主見說，寧無驚乎？吾祖得知，豈不怪也？諸大祖師、一切世尊亦必怪汝，言無公當。聖師自云：煩惑難消，要由方便，致設三學，用為治元。律云：為調三毒令盡故，制增戒學。是知三學皆佛法中公器，豈得併為一疏，獨推觀功？經中亦云：戒為無上菩提本。部主乃云：三世諸如來，皆共尊敬戒。律序云：如是諸佛子，修行禁戒本，終不問耶疏，沒溺生死海。戒疏云：舉宗以明持犯為正。記主云：三藏分宗，所詮乃異，據行雖通，兼濟在教，各有司在。如上所引，皆不見以觀為律本，便是諸文對破惑論，但有勝劣，非全無煩惑毗尼者，乃其義也。

彼云：十方諸佛，成因證果，本豈越斯？佛以五分為身，何獨本於一觀？又云：三乘賢聖，上求下化，功唯在此。三乘聖行，曾受戒否？能施戒守道，非觀而不別。淺深論中，何云道品樓觀，以戒為柱？行之事理，昭然可知。何假觀分？福慧乘戒，化制小大，盡是通途法相。何總歸觀？止觀雙遊，真俗並運。吾祖觀學，期三聚妙戒。推窮過本，起自三毒。欲絕妄源，更深防護。故約化制兩門，所明觀念對治。婬觀不淨，煞起慈悲，盜懷知足，妄思真實。上根利智，衣則著著，食則口口，房則出入。常以五觀在心，無使臨機異念。故律云：常爾一心，念除諸盖。中下根器，通作一觀。望上而學，漸資後習，離犯成持。更有業重障深，妄情難遣，須作假想。婬作虵口大聚，食作糞尿虫[亨-了+果]，鉢作血塗髑髏，衣作血塗穢皮熱鐵葉等，飲作膿血等想。無非為遣妄著，圓成清淨戒行。是故疏中囑令常思，使域心有處。一宗戒學，功歸在此。所謂假想者，大師云：即雖未爾，想力若成，怖畏心起，能大助道，開發正慧。豈非持奉之助戒行乎？末學者皆知，唯汝不聞。若彼連引

諸文細推，盡歸戒學所收。妄謂祖師將為妙觀，豈得持戒全不用心？臥地止持，何成持犯？又引判教，屬憶念輪，正當戒學，何歸觀行？又云：常爾一心，念除諸蓋，是用觀破惑。蓋由不識三毒諸蓋，通於業惑，該乎戒觀。今既結犯，正屬戒宗業疏。恒憶恒持，乃無作功用。一切戒行，皆無作所薰。此三恒字，要人常持。微縱結犯，未審制誰。所謂觀境者，亦是戒學所防之處。此為事境，文云觀事生滅者是。然於此境，若不因觀，何成聖行？不論大小，須明諦觀。所以文云：知無我人善惡性相，觀事是心。知之一字，能觀觀智。無之一字，所觀諦境。唯識觀中，觀是能觀，心是所觀。皆以理觀契理境，方成妙觀。故資持云：前二性相，以空為理。後一以心為理。我人善惡等事，皆屬諦觀所破之法。四明法師云：須分兩重能所，如器諸淳朴。若使不以理為境者，能觀之觀，契合於何？我人善惡，豈能亡泯？但逐事境，何能會理？須知祖文明觀之處，莫不皆具兩重能所。逐名言，不能推究。所以論云：說智及智處，皆名為般若。以如如智，契如如理。又復事理兩觀，創心修之，皆觀事中一念。若觀此心，即事之理，名為理觀。即理之事，名為事觀。故荊溪云：隨緣不變謂之性，不變隨緣謂之心。生佛依正等境，皆可如是論之。今宗唯識，若總若別，亦當依此二義而論。略分戒觀，大約如此。折蓬矯異，不落觀絕。戒不成戒，觀不成觀。自迷在汝，破他何堪？鉄翁宗師，生平自任，輕視同徒，持誓家業。為由自欲，發揚己見。意謂盡理，期廣流傳。不知罔冒太深，翳昏祖教。余以長書，公心諫諭。似是知非，猶負抑鬱。何以知之？書中所說，一依祖教，於理昭然。若不知非，何用改他？語言理汎，正義廣揚，着誓搆架，折蓬飾邪，非重為程器。故於祖文，曲巧鑽研，全何正理難移，轉增私分心，邪見大慢，一時併發。於此文中，分明可見。故彼文云：若不用觀，行屬有為。戒成凡移，遂引祖文。若執戒為真道，道則戒結所收，乃至道在邇而求諸遠，宜返思之。(彼文)然吾祖教觀，何所不該？文體正意，唯歸四分。良由部主博老三機，殷鑒兩曲，包括權實，統収各理，結茲

藏通。被時賓記曰：深有兼淺之能，故傍收有却；教蘊分通之義，故終會圓乘。聖師得意，准法花涅槃，建立圓宗，扶通深之部意，為稟大之先容。依此受隨，咸歸實道。所以制作，敷之則包羅法界，捲之則唯在一律。如星拱北，似水朝東。若也依汝，奪其弘律之本，歸乎妙觀之宗，正如曾若之宗，呼出性澤之門。客似主人，[閻-氏+由]人難辨，却使一家發曲。所引三藏大小戒觀，化制兩門，觀念對治，及諸祖戒言，發明解慧，皆無所歸，咸失主伴，便是三種理觀隨律之經。既僭為本，隨律何在？料得鐵翁但濫逐妙觀虛名，不曾留心實學。彼所弘戒，既虧解慧，全缺莊嚴，豈非任戒集業？執則障道，自合招受，無宜相贈。自佛法東漸，諸宗諸祖，隨所闡揚，建立門庭，各在其本。可嘗交互如此顯異，欲自主張，妄謂深究祖懷，實是埋沒聖教，來學易瞞，慮成遠害。又引四四句義，凡論四句，欲取雙美，汝既劣於戒，尊於觀，豈兩得乎？余云戒行、觀行皆能發於定慧等者，因戒生定，因定發慧，三藏諸祖莫不常談，汝固能知，但猶不了戒有勝劣，行有麤妙，一槩相待，定須本觀。若欲推於觀生定慧，甕裏知見，但逐文言，曾不思修，何能曉解？須知創心修觀，皆以第六王數為發觀之始，豈得便是定慧？智論云：始學凡夫，邪心中語，受戒發心，亦屬妄想。故事鈔云：如是發心，尚是邪想，戒行成功，業非不起，方發定慧。初心修觀，定慧未曾，梵語三昧，翻調直定，須以三昧調停進行，散則止之，昏則照之，止觀漸熟，定慧旋明。止觀二法即定慧者，此約法體修成言之，便是觀成進入後位，亦須因觀重發定慧，次第進入。所謂禪定，乃有多途，諸天所修世間味禪，佛弟子修世間淨禪，不出皆是四禪四空。諸天修者，用六行觀，厭下苦麤障，攀上勝妙出，地修居之，發未到定，生夜摩等，能屈於空，至於他化，發得初禪，脫於欲籠，得生色界，次第修進，至非非想，皆是六行觀中修發，名世間味禪。若佛子，用無漏心修八勝行，名世間淨禪。若出世間及出世間上上十種禪，皆用無漏智次第修發。故攝論

云：唯識通四位，修所謂慧者。歸敬儀云：無分別智，念念利鈍五十余。豈非用觀次第修發？觀行能發禪定智慧，信不誣矣。

折蓬謂余彼引祖師圓宗一節，至於若據諸文，戒但止業，此文敘戒而云返妄，彼之不曉，便謂成佛功唯在戒，我若不說，祖乘何顯？今異敘之，莫為顯異。當知圓宗言戒，即一佛乘、一乘妙戒，全體離染，全體證凝，全體照用，三一互融，體絕思議。乃至考彼前後之文，妄意若此(彼文)。余切觀彼一節之文，猶如醉醒，又若顛狂，全無尺寸，一味胡來？祖師記主皆約圓宗一乘妙戒始終詮辨，汝乃每云：若不用觀，行屬有為，戒成凡福。忽於此中言圓宗戒有許多玄妙，若醉醒，畢竟見何誑妄？自稱我若不說，祖乘何顯？此誰驚張？非狂何耶？

問鐵翁：此圓宗妙戒，為是吾祖所以？為非吾祖所弘？若謂吾祖所弘，吾祖弘律，以妙觀為本。若不用觀，行屬有為，戒成凡福，正屬諸文止業之戒，豈是返妄圓宗一乘？若也非是吾祖所弘，今此圓宗是誰建立？令誰弘闡？若云即此便是律本妙觀，文中自云於本藏識成善種子，此戒體也，何曾言觀？惑謂當體即是觀者，既言當體即戒體也，能具澄凝照用之德，何推妙觀？若言唯在業疏明體章中有此妙戒，却見疏鈔餘文祖師記主說圓融處盡屬閑話，皆是長語，是汝深迷，却云說顯胡滿矯詐，誰能信受？所言諸文皆心業戒，何故圓宗文中亦云欲了妄情，須知妄業？餘文心業，圓宗返妄。又見吾祖戒分兩樣，當今行受、令受，何耶？任戒集業，執則成障，但在機情。若據佛祖，無非為道，誰言成佛獨推戒功？誰言戒德非成佛本？全不曾究聖師建立一乘戒觀，部文用與始終歸趣，只欲顯己有過人處，返將祖乘矯異穿鑿，迷沒正意，却言我若不說祖乘，何顯顛倒？若此實見汝心說玄說妙，無規無矩，取誚傍觀，同受斯恥。凡為學者議論發乘，無非為開自他迷昧，令成正見。且如祖師於部文中破古之處，皆以慈悲之心、真實之言詮辨邪正，開示後

學，豈全折蓬以強勝心？陳自制撰，聾瞽無知，莊彼之失，掩己之非，蘊慘毒之懷，出不遜之語，恣我好高之氣，緘他不忍之讎，便不知如來所化用三學齊功。余何嘗言成佛菩提功唯在戒？但為見汝不有律宗，獨推觀行。凡見祖乘所立法門，盡用修觀，方成道業，不知入道通於餘行。故曰：修觀以戒為緣，菩提以戒為本。見佛性，證涅槃，深心持戒，如來之身以受戒為本。勝鬘、智論即大乘學，皆是祖師引證戒，謂我不識，唯汝知之。但執成佛菩提唯在修觀，更無餘法。此寶見聚，返謗於我，謂唯在戒。若能識彼，無公心之論，欲莊人失此。七、自隨任運，無得蓬。余曰：吾祖三觀，用之有處(取以如前)。只緣如迷，不識解行，盡將解慧而為觀行，故為不局通乎諸文。鈔受戒篇三品，發心記對三觀。蓋是祖乘所論戒觀，文義主對，解行相當，各有三種，豈是令修三觀為三品？發心記云：初祖護今，不令得脫，即二乘心。正據小果，中品所修，以法開解，自他兩利，度非究竟，即小菩薩。雖期佛果，行處中間，上品引導，令至涅槃，同歸佛道，即大菩薩。上釋受戒，下乃准顯。准沙彌篇，三位配之，恰然符合。學者至此，宜明辨行果分齊。學者至，乃囑發心受戒，期向行果淺深。要知遠大，豈令修觀安居篇中？令修觀者，九旬之內，通明所行，無過事理。記因釋鈔，靜處思微。故曰：微之一字，兼合事理，則憶本受體，即戒學也。理則達妄冥真，即定慧也。即沙彌篇三觀。二空即空為理，唯識即識為理。此釋思微，一夏用心，無宜偏局。思微是道，既兼事理，戒亦有分，乃是安居修觀，豈是用觀安居？福粮餘味，才士常談，取唋祖乘，何求所出？恐牧童不曉，何疑學子未聞？所謂通宵路者，資持因釋上品納戒云：攬無邊戒法，歸無盡識藏，成種子，作聖道基。翻無始惡緣，俱為成善；變有漏苦報，即成佛身。我等云何不自珍敬？佛恩深重，粉骨難酬。苦海導師，朽宅慈父，得出火宅，得誰苦海？何止通宵，可喻其疏。圓宗言戒，既制心毒，此貪、瞋、癡，在惑即是見、思、無明，在業則有前七後三。故文云：譬夫伐樹，始必利扳，豈唯種果無依，亦使根株漸朽。戒禁業

非，三毒既輕，進侵惑果。須知圓發三惑一體，皆貪、瞋而為其本。惑業分位，煩惱重輕，只由妄智誰疎，故使惑落前後。今宗圓戒會同律儀，為稟大先容，故瓔珞經云：律儀禁惡，結業煩惱究竟斷故。況復三聚任運互具，成佛有餘。稱美之謂：汝之局執，凡見祖文，稍涉理慧，使作觀解，封後信讀，正是老兄。且淨心戒觀序云：諸部則以發開解，斯文乃以觀示修。若汝偏見，必言諸部只是開解，斯文只是示修。佛祖發門，當求大意，片言隻字，豈宜妄執？觀之不已為觀，行之不已為行，觀行二字，豈易承當？記主如難，故有斯讓。余云：沙彌篇大小比決，盖汝不知。沙彌建立入道初心，出家學本，始終期向律、觀各立佛祖正宗。律、觀相須，汝不知處，待至下文，更與細辨。余云：懺篇所用，亦有意焉。乃引祖文，顯相須之意。

彼云：乳兒之見，意謂高了。若其然者，聖師記主皆乳兒耶？資持：有人問曰：題云懺六聚法耶？出事理懺乎？是故答云：不曉化行二發，罪懺相須。唯依化懺，則制罪不王；若專據制科，則業道全在。故當化行齊用，則業制俱深。故鈔云：五眾犯罪，事理而緣，則順教無違唯識，理則達妄外塵本無。又云：篇聚依教自滅，業道任自靜思。此明五眾犯懺，不可事理偏用，以事懺制，以理懺化。但緣折蓬，不曉無違唯識一句，便將此為理觀。非獨論懺，凡見部文，才涉理慧，便自差排。以觀受戒及一切法門，須用修觀，妄源在此。事則順教無違唯識，鈔中既判為事，即是依發自滅，正屬行懺專據制科。下云理則達妄外塵本無，即屬業道靜思，方是化懺唯識妙觀。若也事懺，便用妙觀。下立理懺，又復何為？豈名化行相須，不成事理双用？今之懺法，既云化行相須，其實事理無混，方見聖師戒觀不濫。下引攝論，證上事理。論云：唯識義不告不無，能取所取。上句證上化理，下句下制事。所以記主廣斥遇迷，彼則妄著邪空，以致撥因撥果。汝乃強執玄妙，翻成無別無分。須知理則法法圓融，事須一一分齊。既殊趣向，豈合用途？是

汝貪深，非全學淺。既知觀是即事之理，何不曉戒為即理之事？在戒則戒正觀傍，在觀則戒傍觀正。隨經之律，隨律之經，斯之謂也。須知今宗論戒，定慧齊肩，各自當家，不曾借本。祖師記主，句句從容；鐵翁間生，言言局執。想因書論，忽醒張，仍是太圓，不分戒觀。信之玄妙，不易可談。

余云：凡論修觀，須具境乘(有十境、十乘)。又云：所引之旨是理境。又解慧未見疏記，而作觀誚，鉄翁大災，余則慧差。只此斥文，連改三字，一書之內，改轍甚多。境乘改作境觀，理境改作理觀，疏記改作餘記。然丈夫凡有破斥，須論實事，豈應改他字義，且欲成我笑端？若使使知而故改，即是小兒知見，不知悞寫。元有長書在汝几案，既將開版，何不細看，以義定之？如此草章，知汝所聞，亦可見也。余云：今家所立三觀，齊用祖文，自云任智強弱，隨事淺深，非齊用耶？佛祖設化，理當如此，唯在一乘。推佛本懷，祖師弘闡，故須盡善三種意語。汝但學言，不知正佛祖所用。若據吾祖深鑒，當機合用，隨他意語。故淨心誡觀云：於汝見行諸部過患，發修對治四十二地，空宗真理，唯可知開，影像麤相，力所未及。今唯使汝淨除業障客塵脛等。推此文意，急於戒學，專權律範，聖意可知。余云：三諦三觀，非祖師所立，豈妄傳持？鐵翁意言，妄自差排。諸祖立觀，各有所宗，豈將一字半句，便為今取準承？凡汝立法，輕狂若此。吾祖三觀，諸篇取用，真俗並觀，即以自行而為化他。

蓬問：唯識空、假、中耶？余即答云：唯識觀也。乃隨問依名而答，豈是傍若無人？汝將修觀能、所始終返難問者，傍若無人也。余前書中列汝所立，汝謂理為戒體，乃出祖文，蓋為不識法界有事、理故。謂余戒觀各有四意，戒中四意是汝傍言，惑為迷文；觀中四意，其理當然。請諸學者子細辨明！須知祖乘有旨趣，有關節。所謂旨趣者，能詮只是色、聞、律儀，所詮無非比丘戒。敷

之，則包含一佛大化；収之，則唯歸四分假宗。所以疏鈔兩文皆列多論。凡欲受戒，必先請師開導緣慈，為正發量。是故疏釋發心趣向云：此之戒法，出家本務，業非懷大，定難容納。如善戒經，菩薩戒本，七眾所受者是。向不緣慈，如何容大？意在後也。中間示體文云：智知境緣，本是心作；欲了妄情，須知妄業。故作法受，還薰妄心，於本藏識，成善種子。此戒體也。後明隨行云：常思此行，即是三聚大、小俱心，律儀不異事。鈔：明受戒云：我今發心受戒，為成三聚戒故，乃至令至涅槃。前論戒體云：以此要期之，與彼妙法相應，於彼法上有緣起義，領納在心，名為戒體。後示行相云：知自身心懷佩聖法，下為六道福田，上則三乘因種。濟緣約六種三法，一一互具，明圓體圓行。引華嚴、涅槃、勝鬘、智論成圓戒。資持問：分通之義出何人？答：如來立發彼此機緣，部主深知，還符佛意，別立成宗。是以前後律序，法正所安。多伸此意，豈不明乎？又以三種理觀，總一切經發所詮。三品發心，攝三乘行果分齊。三宗戒體，決兩部受隨持犯。此等皆是祖乘旨趣。折蓬雖不知大途宗旨，亦能云提起小法，以圓決顯之。處興乎常，引用天別。所謂關節者，亦不離於旨趣。以三體、三品、三觀文義，主對解行相當，決判大小化制受因果戒觀，解行持犯重輕等相，各無差互，非不昭然。故濟緣云：清觀前明實宗，無一心字。次述假宗，無一種字。始見聖師深體推實。自餘凡愚，未足擬議。此明三宗戒體不濫。資持云：學者至此，宜須明辨三心所期行果分齊。但由鉄翁乃以旨趣混於關節，故有白四納大，不曉教門。觀以律本，不分化制善種即三種聚，不明受隨義具為究竟，不識因果上品非圓受，分通即大乘，立緣非作法，止業非返妄。圓宗決教，妙觀無別。蓬折箴中，一一隨破。更有於微，縱討重緣，吉羅制業，皆大乘所犯，盡屬此失。宜自細思。

余晚景唯恨師友凋喪，及見後昆為學易盈，實自灰心，豈期涉世。但以造物顛倒，不容自閑。鐵翁弘闡，誰解抑揚。但見大義

有妨，不容緘默。雖欲糾正，非本所懷。念息復興，經乎數載。今以二三仝志，頻欲催成，聊述所知，以塞其責。今寶祐甲寅元宵後十日，於靈芝絕筆云耳。

所謂中國失法，求之於四垂者，斯言有以。本是五天竺國為中，東漸至白木條外，皆邊方也。或此土言中者，乃軒轅局談耳。佛法漢朝明帝時來，九代傳持，獨吾祖南山聖師返光前烈，蓋能用大弘小，得法正之源，本如來權實之用。所以土一圓宗，圓於四分，稱達化妙盡於此。後得記主大智律師發揚斯旨，人到于今成受其賜。近或有逞我能，強生穿鑿，僭濫無歸，全失其本，雖謂深究，誰能曲從？噫！一百二十州之大訓，兩浙僅在其名，可謂中間笑法笑法矣。妙蓮下壇時，日本彷法師來，略得識面，惜乎不曾與言。後見其所出問答，知彼解行可歸嘉定。至於淳祐，果有學律者來，唯忍、敬二法師相聚連年，與之義論，頗得稠密。一別再化，各處天一涯，不知其回國之道況何如？今有範法師到來，疊衣過我，曾出疑難，有可答者。忽問南山宗旨，將蓬折箴與看，不數日能述一本。將來對證，已自詳其略有悞處，即與改之。嘉其明敏，略敘所由，書之於後也。乙卯十月旦，滄洲祖關上翁妙蓮云爾。

蓬折箴(終)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